

贾平凹 题文

邢庆仁 作画



玫瑰园故事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古人说，大隐隐于市。古人还说，老僧说的家常话。一支笔，庆仁擅长于色彩，我主力于文字，我们相互启发，都从不自觉到自觉，从无意识到有意识。从事了日常生活的创作，在细节上实而又实，在整体上却意象张扬，我们或许很幼稚，很笨拙，很黑丑野怪，但我们努力地探寻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部的冲和、中庸和幽远。

——贾平凹

贾平凹 题文

故事

邢庆仁 作画

玫瑰園

和風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玫瑰园故事

贾平凹题文 邢庆仁作画

责任编辑:颜家文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/32 印张:5.75

印数:1—8000

简精装:ISBN7-5404-2089-8/J·284

定价:34.80 元

如因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走进玫瑰园，品尝世纪晚餐中一道别致的甜点



贾平凹

贾平凹，当代著名作家。1984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，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7部，中短篇小说集30余部，散文集10余部，全部著作逾60余种。其中长篇小说《浮躁》获1988年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；短篇小说《满月儿》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；中篇小说《腊月·正月》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；散文集《爱的踪迹》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（集）奖。1991年以丰厚的创作成就获香港庄重文文学奖。1992年因其对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贡献，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。

邢公



邢庆仁，陕西中国画院专业画家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1986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。1987年，其国画作品《金色蔷薇》获陕西省美术作品展览优秀奖；1989年，国画作品《玫瑰色回忆》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质奖；《夕阳万》、《方圓绿照》、《出生地》等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；作品载入《中国现代美术全集》（中国画卷）；1997年举办个人画展；出版有《邢庆仁画集》（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97年版）。曾先后到香港、日本访问展出。



G

Y

G

meiguiyuangushi

序

贾平凹

邢庆仁是一位很优秀的画家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正为不满足自己而困惑着，无心思制作大画，每日慵懒地追拟夜里的梦境。或许他并未意识到这恰是寻找到了自己的本真，胡乱地一些残纸上，废信封上，甚或扔在屋角的旧戏单上，烟盒上涂抹。我一下子狂喜不已，呼叫着要收集这些画，并愿意用钱买，用我收藏的奇石汉罐魏晋的字画拓片去换。邢庆仁却舍不得了。他不但没有要我的古董，反而送了我好多，只求我也胡乱地在这些作品上题写。我们就这么合作开来，每隔一月半月，我去他那里吃浆水面，他到我这里喝清茶，他总要拿几十张画让我题写，我当然只拣我喜欢的随心所欲地写。我们只是觉得好玩，觉得自在，根本没想到过要出版，两年里，这样的作品竟有那么两尺余高的磊了。

我们能如此友好，因为我们都好梦，而且身体都不好，也能夜夜梦不断。梦境里我们最能放肆，情感的体验最真，生活的细节又全毕现。我们都是苦孩子出身，梦里全是乡下人的日常活动，但梦里常常出现奇异的事，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豪华志向，这如泥淖中的莲，白日里生不出来的。



M

G

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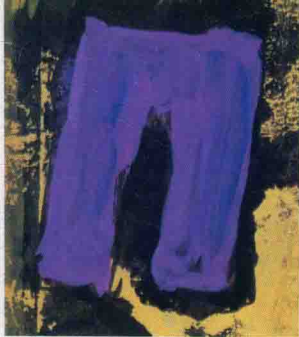
G

meiguiyuangushi

古人说，大隐隐于世。古人还说，老僧说的家常话。一支笔，庆仁擅长于色彩，我主力于文字，我们相互启发，都从不自觉到自觉，从无意识到有意识，从事了日常生活的创作，在细节上实而又实，在整体上却意象张扬，我们或许很幼稚，很笨拙，很黑丑野怪，但我们努力地探寻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部的冲和、中庸和幽远。

当我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高老庄》，庆仁也在谭宗林先生鼓动策划下，要结集出版这册画集了，我为他又烧好了一壶热茶，窗外已经是春天来临了。

1999年初



G

Y

G

S

meiguiyuangushi

别样的玫瑰 (序二)

李松樟

表面看去，这位陕西国画院的年轻画家朴实得像个农民。和庆仁站在一起，若让一个陌生人猜谁是画家，没准儿会猜到我的头上，我的长头发和庆仁的短头发一样，常常让一些人走眼。

庆仁的画室名为“玫瑰园”，却让你看不见也闻不到玫瑰的浪漫气息。一张宽大的画案，上面铺着白毡，白毡上面星星点点的墨渍和色渍，仿佛一个勤恳的农民耕作时不小心遗落的种子。这些种子若埋进土里，赶上好时辰，一阵细雨过后，没准儿会长出美艳的玫瑰来。看不见玫瑰，闻不到玫瑰气息的玫瑰园，多了一份神秘和诡异。庆仁坐在那里，憨厚地笑着，平静，祥和，慈眉善目，像佛。你会不由自主地想：种玫瑰时的庆仁，是啥样子呢？

今年春节前，沈奇先生从西安寄来一包邮件，是庆仁的一本画集和两件水墨小品的照片，小品上面有贾平凹先生手书的题文。信中说，庆仁这样的小品有50余幅，因平凹先生非常喜爱，便陆续在上面题了精妙的文字，并提议能否由我来策划出一本书。我当即致电沈奇先生，给了他肯定的答复。转眼到了三月，我飞赴西安，去见庆仁和平凹先生。这时，小品的数量已有80余幅，就在庆仁玫瑰园里那张宽大的画案前，沈奇、伊沙、秦巴子和我，一幅一幅地看着，惊叹着，为庆仁的画，也为平凹先生的题文，更为画与题



G

Y

G

meiguiyuangushi

文相得益彰、相映成趣的天然之大美。这将是一部由奇画奇文组成的奇书！喜欢庆仁的画，喜欢平凹的文字和书法的人是都不该错过的。当晚，在宾馆的床上不能入睡，脑子里还是那些画和字的影子，有时想起平凹先生一些题字的内容，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那些文字，不能简言之精采或机智，我相信，它们属于一个真正怀有平常心，但却具有不平常才思；不刻意于禅机，却处处见出禅意的人，信手拈来地、举重若轻地显示出大师的性情、智慧与达观，文字虽少，却有了大音稀声、大象无形的品格；有了以少胜多、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力。我相信，悟性是天生的，才情最不能装扮。中国文坛这样级别的作家并不多见，平凹先生当然是最出色者当中的一位。这些文字也只有平凹先生才写得出，无须注册防盗，别人谁也学不来。

一本书是不是厚重，是不是耐读，并不取决于文字量的多少。读过商州系列的人，读过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高老庄》、《小石头记》的人，再读读这本书中简约的文字，绝对会获得别样的阅读享受和快感，会发出会心的笑意；一幅画是不是大气，是不是耐看，同样也并不取决于画幅的大小。画大而空，还不如画小而物传神。以小见大，以少胜多才是真功力，正像写短篇比写长篇更考验作家的本事一样。这样看来，这本书像是一个擂台了，庆仁和平凹，一位画家一位作家，在以各自擅长的抒情方式，以向自己挑战的勇气和姿态，合作了这样一本可玩、可赏、可品、可藏的奇书。平凹先生是文坛公认的鬼才，是大师级的作家，文字功力已炉火纯青；而在处理绘画题材和表现方式上，庆仁是高手。十年前他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的《玫瑰色回忆》，以及一系列描绘陕西风情的国画作品足以证明。他喜欢玫瑰



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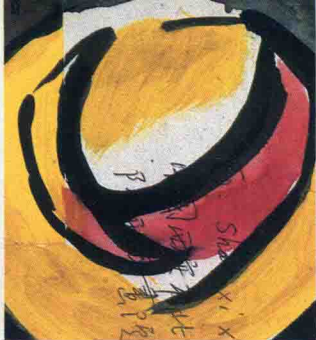
Y

G

meiguiyuangushi

色，说它既雍荣华贵，又凄艳忧郁，还有几分神秘和堕落。庆仁对色彩的理解，和平凹对文字的理解在同一个层面上，这可能是他们联手创作本书的重要原因。虽然现在的图书市场上，图文互动的书多到几乎成灾，但庆仁和平凹的这本肯定会带给读者意外的惊喜，同时，金牌画家与金牌作家世纪末的联手合作，也会给文坛和画坛留下一段久远的佳话。

在西安的第二天中午，和庆仁一道去见平凹先生。庆仁顺手给平凹带过去一个很大的陶罐，方形，很少见，说是汉代的，平凹面露欢喜之色，赶紧置于书柜顶上细赏。我不禁又想起平凹先生为获得一个陶罐，恳切地、近乎孩子气地致信给那陶罐的拥有者、著名剧作家芦苇先生道：“古语说，神归其位，物以类聚。我想能得到您存的那只特大土罐。您不要急。此土罐虽是您存，却为我爱，因我收集土罐上百，已成气候，却无统帅，您那里则有将无兵，纵然一木巨大，但并不是森林，还不如待在我处，让外人观之叹我收藏之盛，让我抚之念兄友情之重。当然，君子是不夺人之美，我不是夺，也不是骗，而是以金购买或以物易物。土罐并不值钱，我愿出原价十倍数，或您看上我家藏物，随手拿去。古时友人相交，有赠丫环之举，如今世风日下，不知兄肯否让出瓦釜？”真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夺之以爱，让人不能不仗义相让。古人以书信退重兵，平凹以书信取土罐，堪称奇文奇事，名士风流。谈到这本书，我建议给它取名叫《玫瑰园故事》，平凹先生沉吟一下，说：如果是一本文字的书，取这个名字就嫌一般，但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，庆仁的画室又叫玫瑰园，用这个名字不错。庆仁也表示赞同，于是便当场定了下来。



G

Y

G

meiguiyuangus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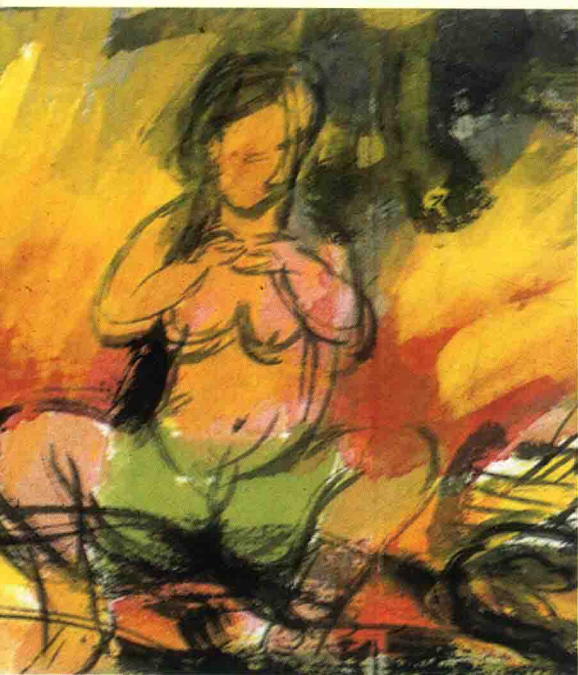
离陕西国画院不远，有一家路边小饭馆，类似南方的排档，专做腊肉夹馍，还有羊杂汤。早晨，庆仁带我去过一次，好吃极了。临离开西安那天，实在饿得不行，自己又跑去补吃一顿。西安人好口福。我想，吃完腊肉夹馍和羊杂汤，再手执一枝或一束玫瑰，行走于春风拂面的路上，该是一种神仙般的满足。

1999年5月17日于深圳桃源村



春梦时节

平凹



春夢時節

丰心

